

生命如歌

我与名家 交往

韩小蕙 ◎ 著

○ ○ ○

任何人都有尊重自己的心态，却没有权利轻视别人。人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自己。正如列夫·托尔斯泰所说：一个人好比是分子，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是分母，分母越大则实际值越小。

XIAOYUANWENXUECONGSHU

华文出版社

校园文学丛书 ■

我与名家交往

韩小蕙◎著

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与名家交往/韩小蕙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5. 9
(校园文学丛书. 生命如歌)
ISBN 7-5075-1905-8

I. 我... II. 韩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6155 号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(邮编: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)

网络实名名称: 华文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hwcbs@263.net

电话: 010-63370164 63370169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. 03 印张 81. 5 千字

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*

印数: 0001—5000 册

(全十册) 定价: 198 元



目 录

- 我与名家交往····· (1)
- 圣陶老人在最后的日子里 ····· (21)
- 我给季羨林先生当编辑 ····· (27)
- 给吴冠中先生拜年 ····· (55)
- 文学大师张中行 ····· (61)
- '95 冰心二题 ····· (73)
- 两位女性眼中的徐迟 ····· (82)
- 到苏州看望陆文夫先生 ····· (88)
- 李国文老师散点透视 ····· (94)
- 张洁二章 ····· (119)
- 歌的梦
- 与女高音歌唱家仲伟教授的问答 ····· (136)
- 名编之死
- 痛悼周介人先生 ····· (153)



我

与

为君歌一曲

名

——哭别吴方兄 (160)

家

哭佩芝

交

往

——女散文家李佩芝亡歌 (167)

好兄弟苇岸

——追悼青年散文家苇岸 (174)

臧门家风

——我眼中的臧克家 (183)

什么是真正的作家

——贾平凹在《高老庄》作品研讨会上

..... (198)

女作家唐敏和她的猫 (203)

有一位日本老人 (208)

陈祖芬和她的足球娃娃 (216)

我与名家交往……



我与名家交往……



“文如其人”——记不清是哪位大文豪说过此话后，人们就一再地重复它了。连教科书也一再地重复着。

其实，话说得尽然又不尽然。不尽然之处，太绝对也太模糊，不能涵盖全面。

因此，对于我们这些经常与名作家们打交道的编辑来说，就幸运得很，可以面对面地与他们交谈，从而体味不少。

我接触过冯至、季羨林、李何林、臧克家、孙犁、叶君健、康濯、骆宾基、王西彦、戈宝权、郭风、萧乾、端木蕻良、秦兆阳、舒芜、草明等老前



我
与
名
家
交
往

辈。我也接触过马烽、西戎、胡正、李若冰、张志民、刘白羽、汪曾祺、宗璞、袁鹰、李瑛、海笑、金哲、王愿坚、林斤澜、柯岩、刘真、韶华、从维熙、叶楠等名家。我还接触过谌容、张洁、陆文夫、叶文玲、孟伟哉、韩少华、冯骥才、张锲、浩然、谢冕、张韧、陈祖芬、郑万隆、赵大年、胡石言、朱春雨、张承志、陈建功、肖复兴、陶正、周涛等在新时期卓有成绩的一批作家。可谓老中青三代作家，一一亲睹过风采。

一般来说，名家们对编辑都很客气，平易近人，因此与他们交往都不难。但人与人当然是不同的，作家们也不例外，在学识、才华、谈吐等等方面，他们呈现出很不一样的个性。

有许多人品格高尚。他们首先把你当做一个平等的人来对待，真诚地、像对待他们一切客人一样，和你攀谈，给你帮助，为你着想，非常礼貌地对待你这个闯入他们生活中的不速之客。

冯至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宽厚长者。他已是 88



岁高龄，又患眼疾，血压还常常高上一回，可想而知他多么珍惜自己宝贵的时间。在要不要去找他约稿的问题上，我曾再三踌躇，怕打扰了这位名贯中西的大学者。然而当我出现在他面前时，老人极其友善地接待了我，不仅给了我所需要的稿子，而且还认真地回答了我的每一个问题——而这些问题，大多是如何办好我们的“东风”副刊。

当我提出想请他谈谈做学问的体会时，他因为近期对他的采访过于集中，不打算再谈，就直言婉拒，请我去找别人。而等下次相遇时，他也还记着这件事，关心地问我：

“你采访了什么人？有收获吧？”

这可能是一件不值得提起的小事，然而由此，我却看到了这位老人的高尚的人格：他不因硕大名气而傲待普通人，也不因年高资历深而轻视晚辈。他了解我对他的尊重，也很平等地尊重我——而我，当然分辨得出这绝不是对我个人的好恶，而是对所有做编辑工作同志们的共同尊重。



臧克家老人也是这样一位人品高尚的前辈。每次我去拜访，老人从不摆名人架子或者长者之尊，而把我当做一个朋友，推心置腹地与我交谈。某次，他看到我写的一篇小文，竟亲自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连声夸奖并约我去谈谈。过了些时日，老人患病住院，我去看他，他竟还记着此事，又提起这篇文章，并说他“很佩服”。听到老人如此说，我心里大为恐慌，连声说：“您太过奖了，我一个小小编辑，怎敢劳您这么说？”

臧老朗声应道：“我这个人就这脾气，爱才，见到好文章就忍不住要夸。那年一个15岁的中学生给我寄来他的诗作，我看了以后，觉得写的确实不错，就给他回信，说他写得比我还好，我要向他学习。过去，就是对骂过我的人，我也是这么个样子，见到他们写的好文章，甚至一两个好句子，也忍不住要夸奖一番……”

一个在中国诗坛上享有崇高地位的大诗人，竟是如此待人处世的，真令人感叹不已。我想，做人



做到这份上，差不多可称为极至了吧？

在这里，我还要提起尊敬的冰心先生的一件小事。虽然对她早已崇拜之至，但近年来因她年事已高、身体不大好，又风闻她整日被上门求见的编辑记者们弄得坐卧不安，便一直忍着，没有去到她府上相扰。但有一回，因为工作实在需要，便给她写了一封短笺，请她为“东风”副刊撰写一文。没想到不隔几日，竟接到冰心先生的亲手回信，言她近日身体欠佳，不能为文，向我致歉。我大力恐慌之际却又深受感动，想不到她待人这样恳切细致，即使在病中也对一封普通的约稿信事必躬躬，其实老人完全可以交给女儿去办的。不用说，冰心先生的这份情意，连同她那封回信，已被我永远地珍藏起来。

另一位因为约稿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已经逝去的鲍昌同志。也是某次，我给他去了一封短信，问他能否为“东风”副刊写一篇文章。不几日，便收到了鲍昌同志的信及专门为我而作的文



我
与
名
家
交
往

章。后来，凡是我向他索稿，他都兢兢业业地写来，为我们副刊增色不少。我心里当然对他是一片感激之情。直到他突然辞世，听到作协的同志们介绍他如何拚命工作，从来不午休，连坐在汽车里也在打腹稿后，我才顿生悔意：早知他是如此之累，我怎么忍心去向他索稿呢？但是人已去矣，这片疚情又向谁去诉说呢！只好常常在心里对自己说：“悠着点儿，别再去催人太甚……”

我觉得，作为一个好编辑，着眼点首先应该是替作家们着想，为他们服务，而不只是盯在一两篇稿子上。但在体味编辑与作家的关系上，我又从不曾觉得应该将天平倾斜至何方。我不在乎每位作家是否注意于我，我当然是去倾听的。然而即使在他们眉飞色舞地谈论自己之时，你也可以从中感到许许多多的真诚。

在我每次与陈建功交谈以后，都能一而再地产生此种感慨。

建功喜欢向人津津乐道他的“谈天说地”故



事。若提起话头，他能极具兴致地“侃”上一两点钟（这也是他的创作习惯，就这么一连三遍五遍地讲，故事烂熟于心了，也就该动笔写了）。在故事讲完后，建功就要你评头品足。这时你尽管开讲好了，他会专注地看着你，边咀嚼你的话。可你千万得注意分寸，别给自己埋下“陷阱”——陈建功可不像有的人那么虚与委蛇，在别人提意见时假装不断点头而心里不以为然。不，等你讲完，他就开始问你为什么了。逼得你搜肠刮肚地为自己的观点找论据。有时你绕来绕去的也许就自相矛盾了，张口结舌之时，建功就会“乘虚而入”，把他的想法详细给你讲解，竭力说服你，直到你心悦诚服。当然，也有你能说服他之时，只是这种情况极少。

我喜欢这种待人的坦白真诚。虚心既不是一种唯唯诺诺的颌首，也不是不屑于争辩的敷衍——唯唯诺诺倒显出你的虚伪，不屑于争辩倒显出你的高高在上。



在与作家的交往中，也还有许多趣事，能使你体味到常人的生活。或者换一种说法，能使你看到自己生活的映象。

比如，采访张洁，你会觉出人生的艰难；而采访谌容，你又会觉得活得自在。再比如，到陆文夫那里，你得准备一大车话，用一个个详细问题才能引发他谈出自己；而去叶君健那里，你就不用这么挖空心思，打开你的笔记本好了，他笑眯眯地能给你讲许多事。

端木蕻良家里，有一只长毛的波斯大猫，几次去都见雄居着藤椅。而偶去季羨林家一次，也见写字台前，分明是老先生伏案的藤椅上，卧着两只肥硕的大猫，一白一花，白的温顺得像个公主，花的则像只暴躁的老豹……

说到猫趣，北京文艺圈儿里的故事不乏。夏衍先生爱猫不用说是人人皆知的事儿，还有一位溥



杰，也是爱猫爱到发痴。有一次有人求溥老写字，那天恰逢他家的大黄猫患病不太舒服。老人就把猫抱卧在身边，写一笔字，用手胡撸一下猫毛，再写一笔，再回手胡撸一下，好像就这么一下一下地胡撸胡撸，就能替猫分担痛苦似的。

还有两位作家，都是作协北京分会大院里的。一位是《北京文学》编辑部主任傅用霖，另一位是《公主的女儿》的作者赵大年。这二位，在家中的排行都是第五，具体说来，即夫人老大，两个闺女是老二和老三，老四是家中之宠猫，宠猫之后才能排到他们。赵大年家的猫更绝，还有学名，曰赵文猫，是依他两个女儿文燕、文华之后乃得此名。据说大年家的饭桌上，常设着文猫的专位，每逢开饭，人们落座之后，文猫便跳上此位，双爪往饭桌上一搭，笃笃定定等着。不一会儿，便会有一块香喷喷的肉，或一块鲜美可口的鱼送到嘴边。文猫便点点头，斯斯文文地吃下去，然后仍旧复位，再等，直到饭局终了。



我

与

名

家

交

往

赵公大年是一位极具幽默魅力的作家，人称“冷面滑稽”，在甘心排行于文猫之后一事上，便可略见风采。幽默是人类智慧的体现，大年的幽默就仿佛是种在他心中的种芽一样，随时随地都会生根开花。据传，某次大年乘车，遇一品行极差的男青年，踩了他的脚，不但不道歉，反而理直气壮。大年什么话也没说，只是严肃地瞪着他。直到把男青年瞪得心里发慌，讪讪地嚷道：

“瞪什么瞪，你还能把我吃了是怎么的？”

大年不慌不忙，脱口答道：“不敢。我是回民，不吃猪肉。”

还有一次，大年随某作家采访团参观东海某日本对虾养殖场。主人介绍说，到晚上9点钟，对虾就会浮到水面上来，煞是好看。当时已快到8点，大家就商量是否留下等着。大年是主张不等的，但他声色不露，只是提醒说：“现在可是夏时制的8点钟，我想日本对虾可能不过中国的夏时制。”一席话说得全团人大乐，所有人全都高高兴兴地开拔



了……

就这样，每位作家都有各自的智慧、性格、爱好、忌讳。每个人也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感应和对待世界的方式。评论家张韧的文章写得那么老辣透彻，在人际关系的交往上却像个不成熟的中学生。而最像女学生的还要算女作家陈祖芬。她人虽已过了不惑之年，文章也有如江河之水，滚滚滔滔充满阳刚之气。但她从举止、作派、谈吐、装束甚至说话声音上，全都呈现出一个极本真的女孩子形象，是旁人怎么学也学不来的。散文家韩少华，散文写得漂亮，讲话也讲得神采飞扬，极具艺术感染力，这是因为他是老师出身的缘故。有时我竟会生出这样的想法，即他的女儿能整天和这样一位有情趣的父亲厮守在一起，真是一种人生幸福。

作家张承志对他漂亮的小女儿来说，也是一位极和善可亲的慈父，经常经常陪着她玩，给她买许多许多好吃的东西。对于有些编辑来说，张承志是一位很令他们畏惧的作家，他们说他架子大，不好



我

与

名

家

交

往

说话，稿子尤其难求。但我却从来没有这种感觉。恰恰相反，我所接触的张承志，从未把自己看作高居于编辑之上的名人，谈话既率真又豪爽，直来直去，不大隐瞒自己的观点，有时甚至能裹挟得你也豪爽起来。张承志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，在于他对自己文稿的极精心、极一丝不苟的态度。发张承志的稿子，你是不必动笔的，他已把每句话、每个字、每个标点符号都极仔细地推敲过了，无论动哪个都比不动还不如。何况，他的每一篇文稿，全都抄得整整齐齐，说得夸张一些，连加减一两个字都没有。看上去那么高高大大的一个汉子，却心细如此，真是极难得。

另一位我也从不删改一字文稿的主人，就是我所尊敬的老作家孙犁先生。孙犁先生从不要求我们不许动他的一字一句，但是当他的文稿寄到编辑部之时，无论轮到哪位编辑发稿，都是全文照发，一字不改。非不愿改，是不能改，面对着先生深厚功力所凝成的字字珠玑的文字，伤一字就会损全文，